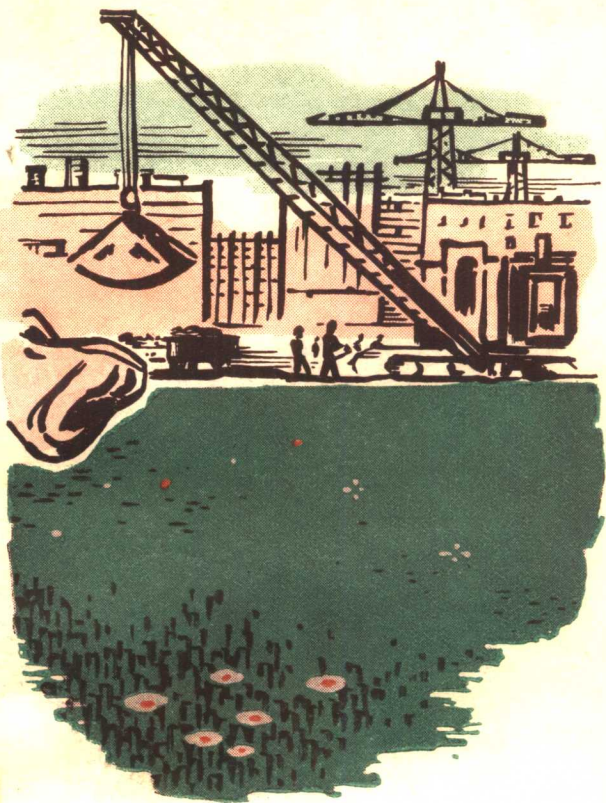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劳动的喜悦

海 枫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3840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勞 動 的 喜 悅

海 楓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李景新原是瓦工出身，参加人民解放軍后任連長，复員回鄉参加建設工作。組織上原先決定他去做行政領導工作，經過他向組織的請求，組織上同意他到建設工地去做瓦工。

李景新到工地后任瓦工組長，由于他保持和發揚了部隊的艰苦奋斗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風，提高了工作的定額，并且創造了先進工作法，成为先進工作者。

在小說中又穿插了李景新和年輕寡婦自由恋爱結合的一段故事。

劳 动 的 喜 悅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海 楓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*

書 号 1293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5/16 字數 47,000

1957年4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(6) 0.20元

李景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了火車站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相別八年的故鄉空气，心情感到無限輕松愉快。故鄉呵，他多么想念着哇！可是故鄉又使他感到那么的陌生。他回头瞥了一眼車站的樓房，是这个車站，一点沒錯，只是樓房粉刷得新鮮了。那为什么对眼前一切感到这样生疏呢？記得在离开这兒的时候，站前樓房被蔣匪破坏得屋塌牆倒，街上行人寥寥無几，馬路被重坦克軋得坑窪不平，多半已破坏，樹木禿矮，也成为蔣賊軍的燃料，触目所及，是一片淒涼殘破的景象。現在，迎着車站矗立着兩排三層高大樓房，五条光澤的柏油馬路像箭头似的集中到車站廣場上。各种車輛和行人川流不息的來往，街道綠樹成蔭，故鄉的繁榮和發展，使他抑止不住內心的喜悅，虽然在信中他知道一些故鄉建設的变化，可沒想到变化得这么大呀！

上了公共汽車，故鄉的景象还在激动着他底心，他貪婪的朝車外觀望，并且尽力搜索着記憶，辨別这是哪条街道，不論他怎么努力，故鄉真有些不大像了。

下午他赶到人事局去报到，一个年輕的科員張杰接見了他，親切的和他握着手，請他坐在沙發上：

“科長正在开会，只好我先和你談談了。”

在談話中他知道和他一齐轉業的同志已經都分配了工

作，他本人因在軍區醫院耽誤了幾天，所以遲到今天才來報到。張杰表示歡迎的說：

“你們來得正好，第一個五年計劃剛剛開始，後方建設中很缺乏幹部，你們是一批有生力量呵！”

李景新謙虛的表示自己对工作的生疏。張杰問他對工作的意見，他沉吟了一下，說：

“志願我已經提出過了，請組織上考慮。”

張杰笑着点燃了一支烟，也遞給他一支，隨後緩慢的說：

“志願書已經看過了，不過我們認為你做那个工作不大合適，我們準備派你到建設局做管理工作。”

李景新緊皺了皺眉頭，他毫不遲疑的說：

“組織上的決定，我應該服從，可是，我回到後方來，一切都那樣生疏，我最大的願望是能在建築工地做一名瓦工，能在祖國建設中，把我的技術貢獻出來……”

顯然張杰有些為難，他略微思考一下，想起過去有個別的轉業幹部，因為對工作不滿意，鬧了思想問題。他就微微一笑問道：“你真的打算做瓦工嗎？是不是對分配的工作有意見？”

“作瓦工是我的願望，因為我參軍前就是個瓦匠，我願意直接參加祖國建設，把自己的力量拿出來。”

他底話是那樣誠懇，可是張杰偏偏搖搖頭，又說：

“那怎麼可以呢？你是個英雄連長，受過革命長期培養和考驗，今天後方又非常需要幹部……你想想，作什麼事情也不能和總的目標分離開，再說你是個連級幹部，當瓦工也不合轉業分配的原則呀……”

李景新非常苦惱，從朝鮮一跨進祖國，就看見祖國到處大

規模建設的新景象，那高大的建築物，雄偉的工程，多么吸引他啊！在很多年以前，他在建造樓房時，只知道為了掙錢，供養母親生活，年復一年的勞動，所得工資不足維持母子最低生活，而今天祖國有計劃的建設已經開始，人們都自覺的為建設自己幸福美好的未來，辛勤的勞動着，他是多么想參加祖國建設的行列，做一名建設上的新兵，像在前綫一樣，拿出力量來建設祖國。說實在的，他不是輕視機關工作，而是覺得沒有直接參加建設那麼痛快，如果組織上決定了他留在機關工作，他一定能接受分配，可是，他不能參加基本建設，在他一生都要感到遺憾的。所以，他誠懇的希望組織上考慮他的意見：

“在我來說，覺得用我的手，直接去建設才稱心如意，干起來更有勁兒。我看做瓦工也並非不合我的身份，這是光榮的勞動嘛！我希望組織上再考慮一下……”

張杰從他那嚴肅認真、誠懇的神情看出了這個人的決心，從自己業務來講，他是不能同意一個有八九年黨齡、軍齡的英雄連長做瓦工的。不過，在談話中，他對這個淳樸、忠誠的人發生了感情，他想這樣的人，在部隊是英雄，在哪个崗位上也會是英雄的，會起到他應起的作用，因此，他想幫助他達到願望。這時，他忽然又想起另一件事情：

“你回過家嗎？”

“還沒有！”

張杰笑了：“應該回家看看母親啦，對於你的工作，我再和領導上研究一下，今天是星期五，你先回家看看，星期一再來，那時就可以決定你的工作了。”他笑容滿面的說。

走出人事局，他輕輕的吸了一口氣，排除一下內心的鬱悶。

李景新坐了半點鐘的電車，到了下車的地點。

走下電車，他抬頭四望，又愕然了：家，他是熟悉的，特別是這個地方，在早先他每天都要走個來回，這兒的一草一木他都一清二楚。他並非吃驚，而是內心中充滿着喜悅。樹木發着嫩綠的芽，草地綠油油的像塊柔軟的地氈，前後一幢幢紅色樓房，遠近林立着高大的煙囪。正在修建中的高樓和廠房建築，被密密麻麻的腳手架兒圍繞着，馬路上奔馳着各種運輸車輛，遠遠的就揚起了灰塵。南面那個土山還在那兒，樹木已經繁多，山上設了涼亭坐椅，已變為職工休憩之所了。祖國的建設，改變了自己家鄉的面貌，使這個初歸的人心情激動得蹦蹦直跳，他真想一步跨進工地，拿起磚瓦干上一氣呀！一個人他所向往着的、熱愛着的職業心情，特別是想直接參加祖國建設心情，那樣的強烈啊。

“嗚嗚嗚”後邊傳來幾聲汽車喇叭叫，他向路旁一閃，一輛滿載着紅磚的卡車，飛馳而過。

進了村子，不，現在是市街了。街面多么繁華，有百貨公司、合作社、糧食部，人來車往川流不息。他沿着街道往前走，這兒不像他生活了二十來年的家鄉，倒像個初次來訪的市鎮。那時，這兒盡是些土平房工人的住宅，而現在大樓數也數不清了。快到家了，他的心興奮得跳起來了，就要看見久別的老母，自己的突然出現會使她感到驚奇吧，也一定高興。低頭看了看自己胸前的軍功章，離開了像慈母般哺育八九年的部隊，他感到難過。

到了家原來住的地方，他呆住了，這兒原是兩間土平房，現在變成了一長排紅磚青瓦房，成了糧食部。他心中頓了一頓，懷疑自己走錯了路，這地方自己記得非常準確，後院那棵老榆樹還在那兒呢。這時迎面來了一幫放學的小學生，指手划腳唱唱咧咧過來了。

小學生們打量了他一下，特別看到他胸前佩戴着閃爍着光輝的抗美援朝紀念章和軍功章，都肅然起敬，向他問好。

他和小朋友們分手後，按照母親在信上常寫的地址，走進一條胡同，在一個黑漆的角門前停下來。門內的院落不大，但很潔淨，有三間整潔的青磚瓦房。他剛想走進去，忽然由屋裏傳出來一個婦女愉快的聲音。

“大娘可真巧，看你剪的有多好哇。”

接着一個熟悉的聲音說：“唉，老啦，手脚也不听用了，年輕的時候，剪個什麼花兒云子的，還不是應手的事。”

他習慣的整理一下軍裝，迈步走進院內，就听那婦女悄聲說：“大娘，你看來個軍人。”他立刻看見母親的面孔，透過玻璃窗在端詳着自己，他三步并做兩步的走進屋裏。一個年輕的女人迎出來：

“同志，你找誰家？”

他禮貌的點了一下頭說：“就到這裡。”李大娘跟着轉過身來，李景新張口叫了聲：“媽”，上前拉住她的手說：“我回來了。”李大娘眯細了眼睛，仔細打量了那麼一會兒，才高興的叫起來：

“景新……”說着拉住兒子的手，摸着他的軍裝、紀念章，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她面前站着的英俊軍人，就是

日夜懸念着的，離別八年多的自己的獨生子，他已經變成大漢子了。在他臉上已看不出頑皮的稚氣，挺直着的額上已出現了青年人的細細的抬頭紋。她看着兒子，心里像早晨的陽光照進屋子那麼亮堂。

進了屋子，他坐在母親的身旁，心里洋溢着久別重逢的喜悅，他仔細的觀察母親每個動作，母親雖然年老了，身板却很健壯，動作也很利索。很顯然，這些年來母親生活得舒適、愉快。他覺得有很多話要跟母親說，但又像有什麼噎住了似的，找不出該說的話。李大娘又瞅瞅他，再望望牆上掛的兒子照片，關切的說：

“景新，你瘦了哇。”

景新笑着搖了搖頭：“沒瘦多少，這比在家那陣胖多了。媽，你可是越來越結實了。”母親听着心里甜滋滋的。他的眼光已由母親身上移開，轉到旁邊站着的一個年輕的女人身上。這個女人橢圓型的臉兒，一雙秀氣有神的眼睛正瞅着自己，她上身穿着藍地紅花兒的布衫，下身藍咔噠褲子，兩條黑油油的髮辮很自然的掛在背後，文文雅雅顯得那麼灑脫。李大娘見兒子看她，這才想起來，就笑着說：

“你看看，兒子一回來，我乐的啥都忘了。景新，我給你介紹，這是徐大妹子，這兩年我全仗她幫助。……”

“看大娘說的，我幫助啥來。”徐淑賢像有些羞澀似的，笑着慢條斯理的說。

李大娘愛撫的望了她一眼說：“別說啦，這一早一晚，我有个病災的時候都是你照顧我，比我自己養的都強呵！”

景新立起來，和徐淑賢握了手，說了些感激的話。她有些

难为情的笑着說：

“我沒尽到責任哪，主要是政府和优撫委员会常來問候，說起來，我們娘倆很合得來，大娘真像親娘一樣疼我，不用說幫着干点活兒，就是整天侍候也是應該的呢……”

漸漸的，由于談話互相都熟悉起來，忽然徐淑賢望着他問：“你什么时候回部隊？”

她的問話，使他不知如何回答好，頓了頓，就以實相告：

“我已經离开那兩個月了，負了傷，受身體條件限制，這次是轉業到地方工作了。”

“啊……”她起初有些吃驚的瞪大了眼睛，隨後又笑了說：“那也很好，後方也需要幹部，大娘也有人照看了。”

李大娘早就沉不住氣了，忙問：

“傷在哪啦，為啥不早來信告訴一聲，我說好幾個月沒來信呢？”

景新說：“左腿負傷，現在已經治好了。”

徐淑賢要李大娘和兒子叙談，自己到外屋去給做飯。李大娘哪里肯，結果一塊兒到外屋去做飯了。

飯做好後，李大娘留下淑賢一塊兒吃飯。早先，她們在一起吃飯是常事兒，今天只因多了個景新，她顯得有些靦腆。老太太坐在當中，瞅着這對年輕人，忍不住抿着嘴笑了，她眉開眼笑的說：“今天是團圓飯，多吃點兒，你是我兒子；你呢，和我的姑娘一樣啊！”

淑賢雖然笑着，一個敏銳的感覺襲上她的心頭，立刻就滿面通紅起來。

兒子歸來，李大娘感到莫大的喜悅，這和兒子立功喜報到

家的时候一样激动着她年老的心，使她兴奋、愉快。八年中，兒子無時無刻不挂在自己的心尖上，早晨她想，景新現在起床沒有，中午她又挂着兒子現在是吃飯还是在行軍，到晚上她又惦着他是否得到休息，还是在前線上冲鋒陷陣呢？她是那样想念着兒子，可当她一想到兒子小时候放羊、学瓦匠的痛苦年月，看到眼下人們幸福的生活，她感到兒子是在保衛着大家和平幸福生活，从事着一种为國为民的偉大事業，这时就得到莫大的寬慰。每次兒子來信，她都叫淑賢一遍、兩遍的接着念下去，有时过了几天还要拿出來再念一次。特別是兒子的立功喜报送來的时候，政府負責人那样祝賀她，她真的乐得心里开了朵鮮花兒。她心中明白，兒子是做了一件沒辜負大家希望的榮譽事情，这就沒白叫自己盼望和想念哪。現在，兒子身上挂滿了紀念章、獎章回到自己身旁，她高兴，感到幸福，晚上，她很久很久睡不着，腦子里翻騰着兒子的一切。

在母親沉浸在欢乐中的时候，兒子却怀念他的連隊：这些天來，特別是回到家中，就越發思念着部隊和战友們，那年輕的和他共同战斗几年的指導員，那些战士可爱的面孔，一个个都映入他的眼帘，不論如何也不能忘掉。

一九四六年的春天，这个城市到处都籠罩着陰森恐怖的气氛，蔣匪統治着这个工業城市，看不到一点兒生气，工礦工人都失業了，而建筑工人更無法生活，米价飛漲，連鍋都揭不开了。就在蔣匪抓丁的夜晚，他离別了老母，爬过層層鉄絲網，逃到了解放区，从那以后，他就变成人民解放軍战士，参加了無數次的激烈战斗，由东北轉战平津直至廣西，在党的教育栽培下，他逐漸的成長了，由一个普通战士到帶領一連战士。

在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朝鮮戰爭後，為了保家衛國、抗美援朝，他毅然參加了志願軍，在朝鮮他率領一連英雄的戰士，和世界上最凶惡、最殘暴、最無恥的敵人，苦戰了二年。沒有等到朝鮮最後停戰的實現他就離開了部隊，這一點他永遠感到遺憾和不快活的。

現在，他躺在母親的身旁，享受着那麼久沒有得到的家庭溫暖，可是，懷念部隊生活和戰友們的心情卻無法稍減。他是多么懷念着像慈母般教養自己的軍隊呵……

夜很深了，月亮的光輝透過玻璃窗射了進來，當景新翻了個身的時候，李大娘再也忍不住的輕輕問：

“景新，還沒睡嗎？”他“嗯”了一聲。大娘又說：

“睡吧，天不早了。”

3

張杰緊握着他的手，笑吟吟的向他祝賀：

“希望你能保持和發揚光榮，在基本建設戰線上打勝仗。”

景新很激動，他感激上級能體會他參加建設的心情，他很有信心的說：“盡我力量干去。”

他的工作——當一名瓦工，是經過領導上的研究：認為目前在建設部門里，由於大部分是新建立的組織，骨干力量少，領導上覺得把這麼個人放下去，他不會起一個一般工人的作用，一定能起到一個共產黨員的作用的，因此才決定下來的。

第二天，是個晴朗的早晨，李景新由公司去一〇二工地，路旁天藍色的馬蘭花、黃色的蒲公英花都挺頭拔腰的，狗尾巴草托着露水珠兒，迎着朝陽閃爍着晶瑩的光亮，鳥兒展開翅

勝，在瓦藍的天空中盤旋着歌唱，初夏的晨風送來了野草的芳香，使他感到清新愉快。工地在離他家五華里的東邊，小時候常在那兒放羊，現在那山坡上已是國家重點建設的工地。他愉快的走着，他真想伴隨着盤旋歌唱的鳥兒，唱一支愉快的歌曲呀！

在工地辦公室里，是多麼意外呀，他遇見了分別兩年的指導員宋士明，他倆興奮的熱烈擁抱起來，宋士明永遠樂觀的臉上更加興奮，他是這工地主任，又是黨支部的書記，兩人兩三年沒見面，誰也沒想到能在这里會見呀。頭一天宋主任就接到公司電話，說是有一個轉業下來的連長，要到這個工地來，叫他做適當安置，可沒想到就是他，是自己連隊的一排長呀，他緊握着景新的手熱情洋溢的說：

“老李，我是真高興呵，你一來，好像增加了一支生力軍。現在咱們工作上有很多困難，建廠任務繁重，工作達不到定額，工人情緒也不夠高，因為去年秋天工作才開始，骨干力量很不足，千斤重擔，都落在咱們黨員的身上，當前主要的是如何帶動群眾，突破定額，達到作業計劃。”

“你是我的老上級了，你還不了解我。”他想說几句客氣話，但沒有說出來，仍按軍隊的生活習慣，表示了決心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盡我的力量，堅決完成黨給我的任務。”

“老李，我相信你，我也相信我們工作一定能勝利完成！”

他隨着宋士明和工長岳秀峰來到工地，工地像開鍋的水在沸騰着，運輸材料的各種車輛揚起漫天的灰塵，在道上往來奔馳，卷揚機沉重的響着在澆灌混凝土，吊車伸長脖子吊着笨重的鋼梁，密麻麻的腳手架上，各工種都在緊張的忙碌着，壯

工更像轉馬灯似的担着磚、灰跑个不停。多么欢騰的工地呀！

“老賈，你來一下。”岳工長高声的喊着一个正在砌磚的瓦工。那个工人忙放下磚走了過來。这人三十二三歲，中等个兒長瓜臉晒得黑里透紅，一双精力旺盛的眼睛，笑起來那么真誠。“工長，有事嗎？”他到跟前問岳秀峰，并笑着和宋士明點頭。岳秀峰和顏悅色的，推了一下鼻尖上的眼鏡說：

“老賈，給你們組增加了新的力量，这是李景新同志，到你們組做正組長。”随着他又轉过头对景新說：“这是副組長賈春元同志，你們倆以后把小組好好搞起來吧。”

李景新听着名字就很熟，仔細看看面孔，这不是他当年的朋友賈春元嘛！他猛的一下拉住了賈春元的手說：“还認識我嗎？”賈春元这时兩手也抓住他的肩膀：

“啊呀，是你呀景新，你是多僭回來的，头些天我还到你家去問來信了沒有呢？”

“原來你們認識呀，往后工作更好办了。”宋士明笑着，瞅着这一对久別重逢的朋友說。

“这下子景新又归本行了。”

“对，这叫归隊呀！”景新一說，把大伙都逗笑了。

等主任和工長走后，賈春元一边砌磚，一边向李景新介紹組內的情况，李景新时而帮他拿拿磚，平平灰。这是个大組，一共有廿四个人，分五个砌磚作業組，有一个黨員——老賈，三个團員，工人大多数由劳动局介紹來的，情况不够熟，特別是头十天公布了新定額，工人反映定額高，沒有信心，达不到定額，拉不住工資，不少工人情緒消極，党支部接連开了几次会，号召推廣先進經驗，突破新定額，他們組首先推廣了双手

挤漿法，現在將达到定額，工人情緒也初步穩定下來，別組也正在學習他們的双手挤漿法呢。

景新把这些情况深深記在心里，目前不了解情况，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見，但他有决心使这局面改变過來，他誠懇的說：

“老賈，說实在的，我离本行太久了，一切都不熟悉，各方面都要从头学起，往后你就要多費心帮助我。”

春元笑了，迅速的瞥了他一眼說：“为了工作，能說得上費心不費心嗎？遇事咱倆商量着办唄。”

午休的鐘声响了，老賈把他介紹給全組工人見面。

下午，春元沒讓他操作，只叫他看着別人操作。春元說：“景新，你先了解了解情况，明天再操作吧，少干一下午，熟悉情况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。”景新点了点头。

上午只顧和春元談話，他沒有注意大家操作，現在工作开始了，他看瓦工們沒有一个使用大鏟的，徒工在前边推着像坦克車似的鋪灰器，瓦工們双手拿磚嗖嗖往前砌，六人一个作業組，干的滿欢。他知道这就是春元說的双手挤漿法了，操作方法不同，劳动分工也不同。他明白春元是怕自己不了解生產情况，往后工作無法領導，对呀，作为組長的自己，是多么應該了解这些情况啊！他只看了那么一会儿就看不下去了，他的手直痒痒呵，就拿起磚來，尾随着老賈后面干起來了。双手拿磚，使足了勁兒赶，但，可恨的手，多么不听使喚，不是擺不齐，就是放不正，他心里急的直冒火，可也明白，这不是自己笨，而是因为这是新操作法，自己不熟悉，在自己干活那陣子，还是一手拿磚一手提大鏟呢。尽管他自己安慰着自己，越干越不順溜，越急越干不好，不一會兒头就冒汗了，臂膀也發痠了。他

不由的責備起自己來：在部隊一天行軍百十多里，也沒覺得這樣累，難道自己體格就这么弱。

一個長着一雙小眼睛，尖腦袋，禿頭頂，名叫趙振奎的工人，砌着里牆趕過來說：“組長，这么多年沒干了，現在拿起來，干的還不賴呢。”

他以為是被人家看出破綻，故意這樣說呢，就勉強笑了笑說：“這種操作法，我根本不會，現在是才‘入學’，差得遠呢，得大伙好好幫助啊。”

趙振奎眯縫着小眼睛，笑嘻嘻的說：“組長太客氣了，我們剛學時候還不如你呢。”

晚上，老賈和景新并排兒躺在一起，老賈回憶着說：

“你還記得咱們住席棚子的时候嘛？外邊一下雨，屋里就成了河，風吹得人透骨涼，咱倆脊梁對脊梁還凍得直打牙骨响。”

景新笑了：“那是那輩子的的事了，那样的时代再也不会有了，現在，咱們就住着这么嚴實、亮堂、舒適的工棚，在早先咱家也沒這屋子漂亮呵！”

春元又轉變了話題，他滔滔不絕的講着幾年來故鄉的變化和建築工人生活的變化。景新疲倦得厲害，渾身感到軟弱無力，他覺得這種新操作法需要很強的體力才能支持。正在這時，老賈向他講起推廣雙手擠漿法時開頭所遇到的困難：“頭一天一推，到晚上誰也不樂意再干了。手不順溜，脖子疼，效率低不說，還出了質量事故，都說趕不上老辦法。咱們宋支書就反復動員，堅持干下去，到第三天就有了經驗了，手也順了，質量也好了，進度也快了，這下子大伙勁才鼓起來了。”景

新漸漸明白，誰都經過鍛煉的過程呵！

4

早上，金色的陽光，照耀在這和平恬靜的工地上。工人們都高聲唱着“建筑工人歌”走向工地。

壯工們已把灰漿、紅磚都準備得齊齊全全，他們正往干磚上洒水，他們提出：保證不影響瓦工操作，不讓干磚上牆。遠遠的就見有一個胖胖的紫紅色臉膛的青年壯工高聲喊：

“老賈，啥都齊全了，就等着你們干了。”

“好哇，決不辜負你們的支援。”老賈一邊回答着，一邊告訴景新，這人是壯工組長陳維厚，是個農村來的黨員，挺不錯的小伙子。

瓦工們按組各立門戶，徒工們嘩啦啦推開了鋪灰器，他們就雙手拿磚嗖嗖的砌了起來。李景新今天正式操作了，他砌外皮，老賈配合他砌里面。老賈砌過去，又回轉來教他：“景新，不要掄膀子干，自然一些，手抓緊磚，不然會磨破了手。”景新答應着，可手總是不聽使喚，不是橫不平，就是豎不直，越教他，他越來火，越焦急。心中還納悶：自己本來不行，老賈為啥叫我砌外皮，他老早就干外面活，今天為啥非給我當里手呢？他思索着，看着老賈真誠懇切的教他，他明白了，老賈是專為教自己才這樣做的，他深深感到友誼的可貴。他是要強剛毅的人，什麼不會，他就一定要學成，現在他也是決心要很快掌握技術，擺脫它對自己的束縛，要使它服從自己。可是，他無法抑止心中的激動，就悄聲對春元說：

“老賈，我砌外皮實在不中，你知道我剛學習，還是你砌外